

## 贵州有家住院需预约的民营乡村医院



本报记者段凌菊、刘智强、崔晓强  
责任编辑刘荒

接触这家乡村医院，纯属不久前一次“偶遇”。

贵州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观风海镇果化社区，地处海拔2000多米的乌蒙山农村。越过白色连片的蔬菜大棚，记者看到两栋高耸突兀的大楼，没想到竟是一所民办乡村医院。

如此偏僻的地方，财政没投入一分钱，居然办起如此规模的医院？每年冬春之际，农民住院还要预约？医生来自全国各地，最近的来自黑龙江？11年后，村民才还治病……

听闻这些只言片语，勾起记者一连串疑问好奇。本来是到此了解疫情下春耕复工情况，结果临时决定，新增一项采访任务。

### 这家医院乡味儿浓

2月20日，星期四下午。紫外线刺人的高原阳光，与云彩遮盖后的阴冷，交相出现。

在“济世康医院”门口，有一个临时用砖垒出的门岗。两个身穿防护服的护士，正在对进入者测量体温。

院内一栋新建的六层大楼，施工已接近尾声。

记者从医院的一些细节处，仍能嗅出“乡土味”。一楼注射室的中央，有一个宽大的圆形火炉——这是当地山区农民过冬常用火炉，一些戴着口罩的病人，正不声不响地打点滴。

住院病房的形状，也不像城里医院那样方整，医护办公室则呈L型。院长刘世虎不好意思地说，这里原本设计是客厅，当初只是扩建卫生室，没想到后来改扩建为医院了。

“我们随时待命。”今年42岁的刘世虎，拿出10多个医护人员的请战书来。“如果疫情泛滥，国家需要，我随时可以把医院捐献出来。”他说。

20日当天，这家乡村医院已接诊170个病人，住院病人21个，总计住院87人。医院批准病床80个床位，按照医疗监督管理部门规定，可以上浮10%的床位。

“也就是说最多88个床位，现在只差1张床，医院就满了。”身材清瘦的刘世虎说。

这些病人除了本县的，还来自相邻云南的昭通、镇雄，以及本省赫章、水城等地。

记者看到，在乡间水泥路上，有很多外地牌照的摩托、拖拉机、小车，目的地都是医院。

“经常病人看不完，坐下来就站不起来。”一楼儿科诊室的老医生陈庆华说，前几天到中午1点，还没时间吃饭，好在厨房贴心地为他做了个炒饭。

“一个村里的医院，居然住院也要预约？刚开始我听说，也震惊了。这应该是大医院才有的事儿。”观风海镇干部马勋杰告诉记者，自己“总感觉达不到这一步。”

马勋杰四年前下派到果化社区任职。他还记得小时候，被家人带到果化村卫生室看病的情景：“一间小平房，条件简陋，前来看病的人较多，刘医生无论对谁，都很有耐心。”

今春疫情发生后，果化社区设置了卡点。马勋杰在卡点发现，到村里来的外人，都是来医院看病的。

刘世虎说，医院病床有限，每年冬春之际，就会出现住院预约的现象。与2017年相比，2019年平均日门诊人次增长42%，住

院人次增长近1倍。

人口150多万人的威宁县，面积逾6000平方公里。人口、面积均位居贵州全省第一，又是全省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贫困县。

据威宁县卫健局介绍，全县民营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相比，无论数量、人员都基本相当——分别为42家医院、2300多名医护人员。

另外，还有财政支持的村卫生室619家，村医生1360人。

“我们县支持民营医院发展。”县卫健局医政股负责人林杉浩说，“民营医院有效地弥补了公立医院床位和医护不足的空缺。”

医疗保障是脱贫攻坚“三保障”之一。自称济世康“见证者”的马勋杰说，医院对全村“贡献很大”：一些贫困户到济世康医院看病，钱可先不付；医保报销之外，自己支付部分暂时拿不出钱，“他们不催账”。

“现在，医院每天派出医护人员在卡点，量体温、消毒；为全村数十人的防疫检查队伍送口罩，提供医疗后勤服务。”他说。

### 当年账本丢掉了

今年29岁的患者马江全，家在哈拉河镇马村，距医院三十多公里，过来要一个多小时。

他患病左脚趾坏死后，曾去省外大医院，治疗一段时间后，收效甚微。亲戚向他推荐了这家乡村医院。

他告诉记者，在这里治疗效果不错，“以前脚只要一落地就会痛，现在差不多控制住了。没想到，这里的医生医术真不赖！”

76岁的老医生陈庆华，16岁从医，退休前是外地一医院院长。2018年年底，他返聘刚来时遇到一件尴尬事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历历在目。

当时，他刚为一个孩子看完病，开好处方，恰巧刘世虎从门口走过。患者家属瞥见后，把处方一丢，带着孩子就追了过去。

“病人认可要有个过程，后来很多人都来找我了。你看不好病，病人就不会来找你。”一辈子行医的老陈，并不为此事难堪，而是感叹刘世虎的吸引力这么强。

济世康是一所一级综合医院，现有数字化摄影(DR)、彩色多普勒超声机、心电图机、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。“中西医结合治疗是医院特色，很多患者都觉得不错。”妇科大夫孙晓艳说。

医院有7个科室，名气最大的是中医科。三楼的中药房里除了药柜，还有数百种用药瓶装着，排列整齐的中药粉，刘世虎称它们是医院生存竞争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陈庆华告诉记者，医院之所以受农民欢迎，除了医术过关，还得医德靠谱。

村民姚燕当年手术后发炎，在刘世虎这里治疗了一段时间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，诊费一直挂在账上。

“当时家里种地，一年也赚不到一万块钱，实在掏不出钱。”她回忆道。

近年来，姚燕在广州打工，丈夫在家附近做装修，一年能挣四五万元钱。今年春节回乡的她感冒看病时，把藏在心底多年的事说了出来。

“刘大夫，那年治病的钱，该还多少？”姚燕问。

“账本都丢了，不要还了。”刘世虎答。

姚燕执意要还。她自己算了下，当年打点滴要花三四百块，一晃已经11年过去了，她准备掏800元还给刘大夫。

第二天，一番“讨价还价”后，刘世虎收了一半。

“我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还有人记得。”刘世虎说，周边村民原来经济条件都不好，确实有不少病人赊账，但病得照样给人看，“诊所升级成医院时，我们把账本都不要了”。

据刘世虎透露，从开诊所到开医院，十多年来欠的诊费，大概有十多万元。

威宁县融媒体中心张荣怀告诉记者，刘世虎曾多次把没有条件动手术的病人，开车送去贵阳、昆明等大城市治病。若有钱付个油费，若没钱就算了。

济世康医院是全县两家办在村里的民营医院之一，刘世虎是本地人，更注重口碑。县卫健委林杉浩并不避嫌这家医院的短板：管理方面还有欠缺；中药使用缺乏化验室，希望进一步规范。

2016年5月，济世康医院被纳入威宁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机构——既有利于减轻农民看病住院的负担，也为医院吸引农民就近治疗、业务快速发展，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外部条件。

让老百姓“进来就有安全感”，是刘世虎对医院未来发展的期许。

### 医生远自黑龙江

2013年，医院即将开业。刘世虎眼前的头等大事，就是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、找熟人推荐、自己开车上门去招揽医生。

一个华西医学院毕业、正值壮年的北京医生，住了一晚就走了。“他说你们这儿太苦，工资再高也不干。”刘世虎记得很清楚，“虽然人没留下来，但对我们办医院的理念很认同，并就怎么办好医院，一条一条提了很多好建议。”

“来了扭头就走的，不少。”直到2017年，一直很难请到医生。医院不要说远离城市，就连到最近的小集镇，都有不短的车程。

毕竟，这里交通不便，住宿困难。有的医生住在医院的3楼，有的自己找农民租房，连理发都要跑到小镇上去。

后来，在地方政府支持下，村小学腾出4套空余的教师住房，作为公租房，提供给医院作医生住处。

如今，这家医院拥有11个执业医师。其中8位都是外省人，最远的来自黑龙江小兴安岭。

曾在多地行医的陈庆华认为，一些公立医院有财政拨款，干好干坏待遇差别不大，导致医生积极性不高；而民营医院就不一样，机制比较灵活。

“去年医生薪资最高的，一个月拿过2万元，最低的1个月也有8000元。”刘世虎说，“每次调整由‘院管会’确定，就高不就低，他们能来到我们这里不容易。”

一位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，虽然自己收入不是特别高，但对弹性较大的工资分配，并没有意见。

医院收入的增长，为稳定医生、提高待遇打下了基础。他们实施工资一月一调整，由“院管会”每月评定。工资待遇不看职称，而是看工作能力、看患者评价、看工作量。

黑龙江伊春的妇科大夫孙晓艳，2017年退休后在家坐不住，去年九月，来到乌蒙山褶皱里的这家医院。

“来这儿是朋友推荐的。过来以后，瞅了瞅各个科室的管理，又参加了一次医院的会议，我就决定在这干了。”孙晓艳说。

“在这里都能看得起病，老百姓承受得了。”孙大夫掰着手指头算，“住院才交三百块押金，出院时新农合能报80%，一般住院六七天、花千把块钱，病也看好了。”

▲3月19日，田野中的济世康医院。 沈光勇摄

▼3月20日，济世康医院内患者众多。 袁永江摄



她坦承，退休后也去过其他民营医院。有一些医院“宰病人”，自己受不了，只能走人。

刘世虎告诉记者，济世康医院不给科室、医生下达“创收任务”。

“有的医院不是以治病为主，谁能挣钱谁就是‘高’水平医生。良心的事太多了，你不这么整，院长就不乐意，不光坑病人也坑医生！”讲起有些医院的黑幕，孙晓艳气愤不已。

“人应该都是有良心的，否则工作都没法干。”坦言在这里出诊心情舒畅的孙晓艳说，“我们医院不给医生压力，只要好好看病就行了。”

“贵州山区老百姓非常朴实，为他们服务也挺有成就感！他们信咱医院、奔咱来了，咱也得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不是？！”来贵州半年，孙大夫把丈夫也接了过来，“现在还真舍不得走了。”

### 驾过马车接病人

出生在果化村的刘世虎，1995年初中毕业后，考上了威宁卫校。

这个父母不识字，从小穿着补丁衣服长大的农村孩子，想当医生的理想来自一次痛苦的经历：“奶奶生病，父亲去请医生非常困难。我亲眼看着奶奶咯几口血死了。当时我就想，自己要是个医生就好了。”

1999年，刘世虎毕业后，回村开了一家小诊所。2006年，因为诊所办得比较好，被县卫生部门“收编”为村卫生室。

“当时连我在内只有4个医护人员，每天看病得排队，我们连吃饭的时间都不够。”刘世虎回忆说，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，一些外乡来看病的人进不来，父亲经常驾着马车来回接送病人。

随着病人越来越多，本想新建村卫生室的刘世虎，中途改变了想法，决定扩建大楼争取审批成为医院。设想的改变，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能力。

为了省钱，刘世虎白天看病，晚上扎在工地上吊砖。“把一块砖送到楼上，包括工头连砖和运费要收2.5元，我们自己吊上来，他就收2元。”

后来资金越来越紧张，刘世虎一度

走投无路，被迫动员老父亲提早把一头牛卖了。

最让他伤感的是，2015年，上初中的女儿把自己从学校得到的625元钱补助，也支援给了医院。

“从办卫生室到办医院，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”在医院发展过程中，济世康也曾因超范围收治病人，受到过职能部门处罚。

如今已走出困境的刘世虎，很感谢政府的监督、支持：“我们成长越来越好，也让他们放心。”

尽管医院业务增长很快，但这两栋大楼建设的投入，使刘世虎成为数额不轻的“负翁”。他说，自己很感谢银行愿意借货，一些亲戚把种烤烟赚的钱借给他。

更让他感动的还有，拖欠一些设备款，已经长达6年。他提出愿意先还一些，对方却并不急着要，让他们先松口气。

最近，因为检查疫情防控，威宁县卫生监督所分管医疗机构监督的副校长马关眸，到参与防疫的济世康医院来了3次。

“2014年，我第一次来参加这家医院的开业评审。这几年他们发展这么快，增加这么多病人，超出我的想象。”她说。

马关眸坦言，对少数“一切向钱看”的民营医院管理较难，主要是“过度检查”“小病大看”“医保之外的自费药品做手脚”等问题。

她认为，济世康的成功，既在于自己努力、舍得花钱聘请人才、政府部门严管引导，还可在乎的在于“诚信”。

“有时上街买菜，卖菜的摊贩认出我，非要便宜几角钱。外乡人来看病的车卡在路上，帮忙抬车的人听说来找看病，挥挥手不要一分钱……”刘世虎笑言，这些就是自己办医院的“成就感”。

开办诊所时，医生只有刘世虎一个人。“有的老百姓对我说，刘医生，如果你们有事出去，不在这里，我们觉得不安全。”

“我要的是那种尊重。”他说，周边老百姓的认可，让他获得了强烈的从医“存在感”。

“我想最有成就感的医院，应该是建在最落后的方。”刘世虎说。